

中国当代作家



系列

贾平凹

鸡窝洼的人家

浮躁·白夜·商州·土门·高老庄·怀念狼

病相报告·秦腔·高兴

天狗·五魁

制造声音·火纸

丑石·进山东·五十大话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国当代作家



系列

贾平凹

鸡窝洼的人家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鸡窝洼的人家/贾平凹 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
(中国当代作家·贾平凹系列)
ISBN 978 - 7 - 02 - 006420 - 5

I. 鸡… II. 贾… III. 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9920 号

责任编辑: 包兰英 装帧设计: 刘 静
责任校对: 韩志慧 责任印制: 李 博

鸡窝洼的人家

Ji Wo Wa De Ren Jia

贾平凹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42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4.25 插页 4

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420 - 5

定价 2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

中国当代作家·**贵手回**系列

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,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,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,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、艺术准备充足、善于思考、勤于探索的作家。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、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,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。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,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;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,不断地推出新作,超越自己。

今天,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;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、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;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;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、各行其道。此时,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,对当代文学事业,对作家、读者和文学工作者,对当前的图书市场,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基于这一认识,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“中国当代作家”系列丛书。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、风格鲜明、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,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、归纳和择取;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,各系列卷数不等,每卷以其中某

篇作品的标题(长篇作品以书名)命名。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,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,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年12月

目 录

小月前本	(1)
鸡窝洼的人家	(112)
腊月·正月	(226)
古堡	(337)

小月前本

—

山窝子里，天黑得早。从一块一块碎石板铺成的街面上，眯眼儿一看，高高低低的瓦槽，短墙头，以及街外纵横交错的土路，田地，河岸漠漠的沙滩，一丝一缕袅袅升腾的白气，渐渐地软下去，看不见了。但是，风没有起，暑热不能杀去，傍晚又出现了异常的沉闷。三只的、五只的狗，依旧懒懒地卧在街后坡根人家的照壁下，踢也踢不走，舌头吐着，不能恢复那种交配时期为争夺情爱而殊死厮咬的野蛮。

河湾的大崖，黑得越发庄重。当夕阳斜斜地一道展开在河面上，波光水影就反映在了崖壁，万般明灭，是一个恍惚迷离又变幻莫测的神奇妙景；现在，什么也没有。成千上万只居住在崖洞里的鸽子，不能为着那奇异的光影而继续激动，便焦躁不安地在河面上搅动起一片白点；白点慢慢变灰、变黑，再就什么也不复辨认，只存在着咕咕唧唧的烦嚣。夜的主体站在了天地之间，一切都沦陷入沉沉的黑暗中去了。

河对岸的荆紫关里，一头草驴在一声声地叫。

这时候，街道上急急地奔过一条黑影，脚步抬得很高，起落如在了瓮里：人已经前去了，响声才咚地从碎石板上弹起。在街心的

一棵弯柳下，他站住往一家屋里望；这家六扇开面的板门还没有关，黑隆隆的，只看见那对着门口的灶膛里，火炭红通通的。

“喂——老秦哥！喂——！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和尚！”屋里应声了，“牛又不行了吗？把他的，不知牛跟了你霉气，还是你有了牛倒霉！进来吧，大热天的，这儿有茶。”

王和尚摸摸索索从门面中间往里走，撞翻了一个脸盆，哗唧唧响了一个圆圈儿。走到后院，月亮刚刚出来，老秦一家人正坐着乘凉品茶，老少好个受活。老秦的胖婆娘拿过一把小竹椅子，噗地将一盆冷水在上边泼了，挪到王和尚的身下。王和尚只是靠在后厦房的墙上喘粗气。

“你没有磨些豆浆给喝吗？”

“喝了，喝了两洗脸盆子，半罐子白糖也都贴赔在里边了！”

“皮硝呢？”

“耽搁了。我后晌磨豆浆，让小月到荆紫关去买，天黑回来，她竟忘了去。天杀的死妮子，事情全坏在她手里了！”

“这就怪不得我了！我就说嘛，怎么我老秦连一头牛都治不好了？”

王和尚的头上，汗又忽地冒了一层。他蹶下来，用衣襟擦着脸，声调里充满了哀求，说：

“老秦哥，我一心信得过你！上次买你的老鼠药，虽然把家里三只鸡毒死了，但那确实是真药，不比得荆紫关上那些充假的，你再去给我家那头牛看看吧，半后晌它就卧倒了，口里只是吐白沫，鼻子里出气像要喷火。我担心这个夜里不好过去啊！”

他说着，哭腔就拉了下来。

“这得要喝白公鸡的血了！”

“黄公鸡行吗?”

“不行。才才家不是有吗?前天我想买了吃,那寡妇倒不肯舍得,那公鸡特大哩!”

“哦。”

王和尚让老秦先向他家里走,自个便转身从前堂门面房里跑出去。老秦的胖婆娘叫喊着别再撞翻了盆子,王和尚应着“没事”,脚步早到了石板街道上。

说是街道,其实并不算是街,没有一家商店,也从未举行过什么集会。拢共四十户人家,房子对列两排而已。这是秦岭山脉最东南的一个山窝子,陕西、湖北、河南,三省在这里相交。这条街上,也就是老秦家门口的弯柳下,那一块无规无则的黑石头,就是界碑:街的南排是湖北人;街的北排,从老秦家朝上的是陕西人,朝下的是河南人。王和尚的家正好对着街的直线,他是陕西人,三间上屋盖在陕西地面,但院子却在湖北的版图上。才才家是湖北人,住在街的南排东头。王和尚赶去的时候,才才没有在家,才才的娘,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,正在喂猪。这寡妇把猪看得十分珍贵,每顿喂食,总要蹲在猪槽边,撒一把料,拌一下食,有说有念地看着猪吃饱。见王和尚来了,忙起身要进屋去盛晚饭,王和尚说了原委,寡妇就吓得叫了一声,当下从鸡窝捉了那只白公鸡,嚷着也要去看牛的病情。王和尚说天黑路不平的,劝说住了,就一口气顺着石板街道往家里跑。

老秦已经先到了。在这条街上,这是个三省中最能行的人物,懂得些医道,能治人,也能医牛、猪、羊、鸡、狗,会挑,也会阉,再配上一张会说的嘴,开着小生意货摊,日子过得滋润,人也保养得体的。牛棚里的气味很重,热腾腾的酸臭,他就受不了,蹲在院子里,吸一口,吐三股地抽烟。

王和尚回来,先找了一把蒲扇给了老秦,就进棚点着了窗台上

一盏老式菜油碗灯。有了昏昏的光线，看得见一堆骨架似的老牛卧在牛槽下，旁边是没有喝完的豆浆，水淋淋地撒了一地白点，牛头无力地搭在一堆草上，眼睛闭了，呼吸急促，肚子胀得像一面鼓。可恶的蚊子成团飞来，手一扬，嗡地飞了，手落下，又嗡地飞来。

“把牛拉起来！”

老秦抽完一支烟，将鸡提在了手里，开始拔着鸡脖子上的毛，鸡颤声叫着，几次从手里要挣脱开，老秦骂了声娘，将鸡脖子拧在了翅膀下，毛拔得净光，却又不时抖抖裤子，叫着王和尚的名字，骂牛棚里的虻蚤养得这么多。

王和尚满脸的汗水，成团的蚊子在头上叮叮咣咣打着锣，他苦笑，使劲地要将牛拉起来。但是，每一次牛刚刚立起了前腿，咕咚就又倒了下去。他伤心地摩摩牛的前胯，努力将牛鼻圈上的绳索拴在柱头，便猫身钻到牛屁股后，企图往上扛。一连三次，没有成功，自己反倒跌在地上，粘了一手的稀牛屎。

“算了，和尚！把牛身子扳端，不要窝住了肚子。这牛也真老得不中用了。你怎么就看上了这条劣货？”

“老秦哥，这便宜呢，队里是估了二百五十元给我的。”

“你撑了十几年的船，哪儿就能伺候了这高脚牲口！”

“地分到户了，哪里敢没个牛呢？”

“我就没有。”

“我哪能比了你？”

老秦嘿嘿地笑了一声，见牛已经扳端了身子，就去窗台上将油灯芯拨大了许多。牛棚里立时大放光亮。他便要王和尚好生抱住牛头，自个儿拉过凳子，扬手哐地一刀，那鸡头就掉了，骨碌碌滚在了王和尚的脚下。王和尚眼睛一闭。

“牛头抱紧！”

老秦吼了一声，鸡脖子塞进了牛的鼻孔，同时听见了牛在啞啞

地急促地吸着鸡血。而溢流出来的血水喷了王和尚一手，又蚯蚓般地一个黑红道儿钻进了袖筒。他没有再敢动一下。

“这下好了。”老秦丢掉了鸡，开始在盆子里洗手。王和尚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抚摸着牛头看了一会儿，就进堂屋大声地开柜。

“和尚，你这肉头！又在忙啥子哟？”

“真累了你，老秦哥！我摸一瓶白干，咱炒几个菜喝几盅吧。”

“和尚，你又要让小月说我的不是了？！”

“她敢！”

“算了，邻家姆，谁不给谁帮个忙？这么热的天能喝下去吗？”

王和尚提了酒站在牛棚门口，听了这话，有些为难了。老秦站起来要走，他拉住，拾起了那没头没血的公鸡，说：

“老秦哥，这怎么行呢？你不喝酒，将这鸡带去吃吧。留在我这里做吧，这也做不出什么好味道。”

老秦把鸡提在了手里，王和尚一直送到门外。老秦说：

“小月的事，你们说定了？”

“反正就是那回事了。”

“到时候可别忘了咱陕西的乡党哟！”

“那一定的，这条街上，三省的人我都在头上顶着哩。”

老秦摇摇晃晃顺着漫坡走下去，身影在弯弯的石板街道上慢慢缩小了。王和尚抬起头，月亮已经老高。今夜是阴历十二日，光辉不是十分亮堂，路面却很是清楚。他望了望，远远的荆紫关，关里的河南人的屋舍看不见，灯火却高低错落，明暗区别，在飘动，在炫耀，在孤寂中做光明的散布。关下的丹江河，灰蒙蒙一个长带状的水面上，无论如何看不清船只和人影。

“喂——小月！喂——小月！”

他锐声地叫喊起来。在这条街上，惟独陕西人，其实也仅仅是他一个人，有着独特的喊叫节奏：前声拖十二分的长度，而到内容

的部分，却出奇地道得极快。也就是这喊叫声，无论白天、黑夜，可以传出六里七里的路程。每天三晌，王和尚都要站在自己家门前这么喊几阵，街面上的人就又都知道是小月不在家了。“这野妮子，有人没人，一到船上就想不起这个家了！”王和尚常要对街坊四邻这么诉说。

王和尚喊过三声，就走向牛棚去，看见牛气色果真比先头好了，就将窗台上的菜油碗灯压了压灯芯，也开始感觉到了有无数的虻蚤从裤管里往上跑，便在指头上蘸了唾沫，往裤腰处轻轻按去：一个肉肉的东西，揉揉，黑暗里在两个指甲间一夹，发出哗的响声。

“爷佬保护，赶明日一早，我的牛就能大口大口地吃草了！”

他抱了一堆湿麦草放在牛棚的墙角，煨了烟熏赶起蚊子来。一时烟雾腾腾，蚊子没熏死，自己倒呛得鼻涕眼泪都下来了。然后又又在堂屋里煨了烟火，吹熄了灯，一个人静静地蹲在院中的捶布石上抽起水烟来。

烟袋是竹根管做的，这是他向河南人学得的手艺。生产队未分地以前，他们父女俩的自留地上是舍不得种植烟草的。地分到户后，粮食一料收成便有了积攒，也便谋着种一些烟草来抽。但他没有多大的瘾，仅仅种了十棵，也全招待了来家的客人，从此也就不想再种，觉得抽烟是一种奢侈。小月却不，偏从荆紫关给他买回来了一大捆水烟板子，说：苦了一辈子了，难道连烟都不享受？他心里虽不大悦意女儿的观点，孝心却领了，就将这水烟板子放在水瓮下浸潮，装在小月的一个空雪花膏白瓷盒里，心情好的时候，捏出黄豆那么大的一丸来，按在竹根管的烟眼里，吸一口，吹一口，心里想：这真是“一口香”。

一受活起来，他就想起十年前死的小月娘，那个白惨惨的瘦脸儿，总在眼前晃。他唉唉着，怨她没福，死得太早了。

这么思想着，便又操心起小月来：疯妮子，这么晚了，难道河边

还有要摆渡的人吗？忍不住又站在门口，粗声瓮气地喊叫起来了：

“喂——小月！喂——小月！”

二

爹叫第一声的时候，小月就听见了；她没有回答。现在爹又拉长了喊声叫她，她更加感到心烦，偏将小船推出了岸，汨汨地向丹江河心划去了。

丹江河从深深的秦岭里下来，本来是由西向东流的；秦岭在他们村后结束了它的几千里地延伸，最后地骤然一收，便造就了河边大崖的奔趋的力的凝固，而荆紫关后五里远的地方，伏牛山又开始了它的崛起。两支山脉的相对起落，使丹江河艰难地掉头向南，呈直角形地窝出了他们这块清静、美丽而边远、荒瘠的地方。从这边杂居的小街，到河对面清一色河南人居住的荆紫关，来往联系是山湾后的一道窄窄的铁索吊桥。但是，这里的渡口上，却是有着一只船的：狭狭的，两角微微上翘，没有桅杆，也没有舱房；一件蓑衣，两支竹篙。小月的爹在这只船上，摆渡了十年。那时节小月在荆紫关学校里读书，一天三晌坐爹的船往来。这山窝子的每一个人都认识王和尚，也都认识王小月。这渡口的每一处水潭，每一块水底的石头，她爹熟识，她也没有不熟识的。分地时，家里分了三亩地，这条小船也估了价包给了他们，从学校毕了业的小月，就从此顶替了爹的角色。

今日，荆紫关逢集，渡船从早晨到傍晚便没有停歇；夕阳一尽，河面上才空空荡荡起来。小月将船停在岸边，拿了一本小说来读。书老是读不进去；书里描写的都是外边的五颜六色的世界，她看上一页，心里就空落得厉害，拿眼呆呆看着大崖上的那一片水光反映的奇景出神。那迷离的万千变幻的图案，她每天看着，每次都能体

会出新的内容,想像那是一群人物,不同相貌、年龄和服装的男人,也杂着女人、小孩、狗、马、田野、山丘,高高低低像书中描绘的都市的建筑,或者又是天使、飞鸟和浮云之类。她对着这一切,得到精神上最大的满足和安慰:外边的世界能有我们的山窝美吗?夜幕扯下来,图案消失了,她就静静地听着黑暗中鸽子咕咕唧唧的叫声,或者是河上偶尔鱼跃出水面的啪啪响声,她又要做出许多非非的思想。

水面的柔和,月夜的幽静,很合于一个女孩子的心境,尤其是到了小月这样的年纪。

她有时也要想起她的娘,也要想起中学校的生活,也要想起这条丹江河是从秦岭的哪一条山沟里起源的,又要到什么地方去汇入长江,再到大海?河水真幸福,跑那么远的路程,这山窝子以外的世界它是全可以知道了。

在她想着这么多的时候,一听见爹的叫喊,她就要发火,有时偏就要和爹作对;她越来越不愿回到那个矮矮的三间房的家里去。爹逼着她学针线、烧火做饭、侍弄小猫小狗,她就老坐不住,闻不得那屋里散发的一种浓浓的浆水菜的气味。她甚至不明白自从分了地以后,爹简直和从前成了两个人:整天唠叨着他的三亩地,还有那头老牛。

船是靠两岸拉紧的一条铁索控制着的,小月只轻轻将竹篙在河底的细沙里一点,船上系铁索的滑子就嗦啰啰直响,眨眼到了河心。

河心似乎比岸头上要亮,水在波动着,抖着柔和的光。月亮和星星都落在水底,水的流速使它们差不多拉成了椭圆形。小月放下了竹篙,往两边岸上看看,没有一个影;月光和水气织成的亮色,使身前身后五尺的方圆异常清楚,再远就什么也看不清了。她脱下了衣服,脱得赤条条的,像一尾银条子鱼儿,一侧身,就滑腻腻地

溜下了水里。

小月今年十八岁。十八年里，她还没有这么精光地赤着身，她一次又一次瞧着岸上，觉得害羞，又觉得新鲜。大胆地看着自己的身段，似乎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身子好多部位已经不比先前了，每每摆渡的时候，那些浪小子总是滴溜溜地拿眼睛盯她，在付船钱时，又都故意将手挨住她的手，船稍有颠簸，又会趁机靠在她的身上。她咒骂过这些轻浮鬼，心里一阵阵地惊慌；而那些年长的人又总看着她说：“小月长成大人了！”长成大人，就是这身体的曲线变化吗？

她使劲地跃出水面，又鱼跃式地向深处一头扑去，做一个久久的猛儿。水的波浪冲击着她的隆起的乳房，立即使她有了周身麻麻酥酥的快感。她极想唱出些什么歌子，就一次又一次这么鱼跃着，末了，索性仰身平浮在水面，让凉爽爽的流水滑过她的前心和后背，将一股舒服的奇痒传达到她肢体的每一个部位。十分钟，二十分钟，一个真正成熟的少女心身如一堆浪沫酥软软地在水面上任自漂浮。

正在陶醉的境界中，她突然听见了一种低低的男人的呼吸声。一个惊悸，身子沉下水，长发漂浮成一个蒲团样，露出了一双聚映着月光的眼睛，隐隐约约看见不远处有一个柴排。

“谁?!”

柴排在起伏着，没有一点声息，也没有一个人影。

“哪个坏小子！再不露面，我就要骂了。你这是偷看你娘吗？”

泼啦啦一声水响，柴排下钻出一个脑袋来；立即又跳上了柴排，朝这边直叫：

“小月姐，是我，门门！”

“你这个不要脸的碎仔儿！”

门门是老秦家隔壁的小子，在校时比小月低一个年级，年龄也比小月小五个月。他常常爱和小月嬉闹，小月却压根儿不把他当